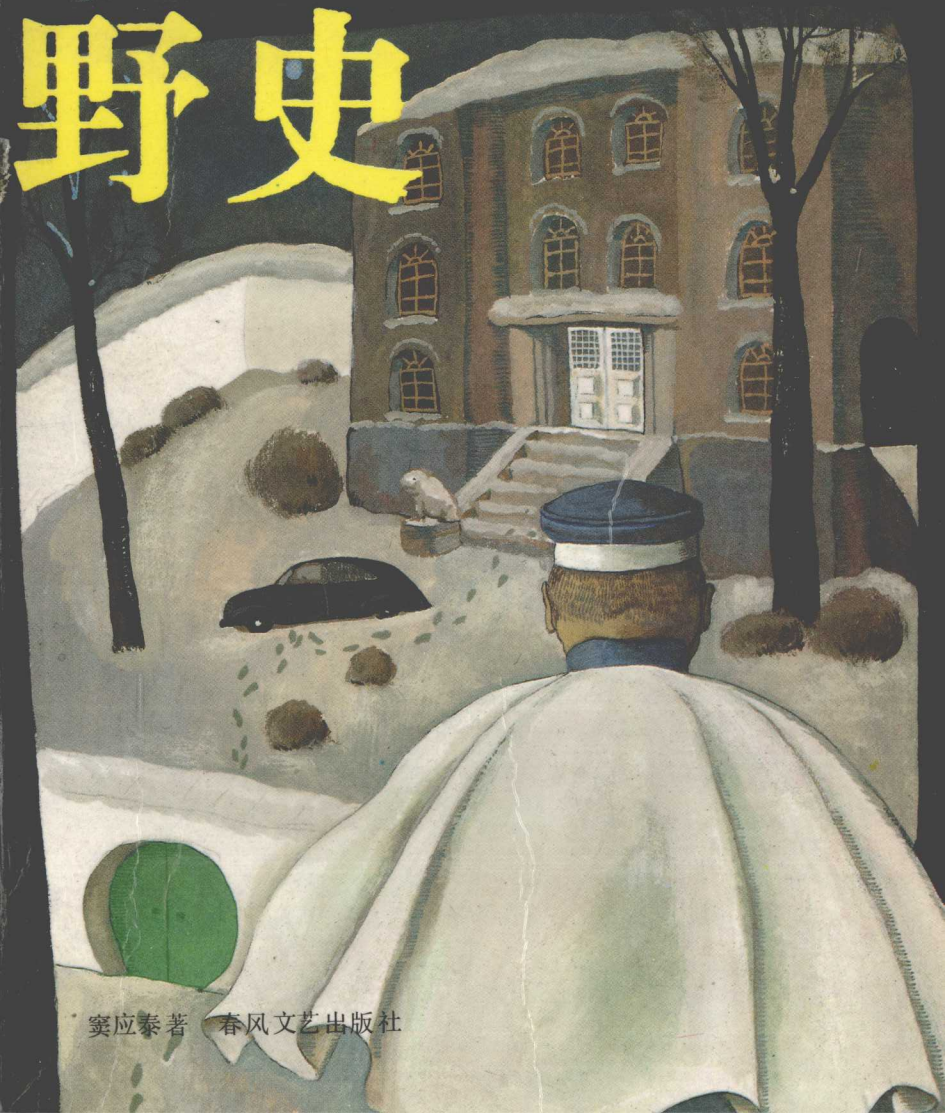


吴大舌头 野史



窦应泰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吴大舌头 野史

窦应泰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沈阳

吴大舌头野史

Wudashetou Yeshi

寒应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8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6,000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25 插页: 2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33

责任编辑: 杨爱群

责任校对: 晓 凡

封面设计: 刘君成

ISBN 7-5313-0377-9/I·352 定价: 4.20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回 喜庆元宵雪中娶佳人 盛筵将开偏有怪客来	3
第 二 回 煮酒论英雄积仇难消 厚礼值连城暗藏杀心	10
第 三 回 隔窗窥影遥听伤心曲 兵场枪声惊落美人泪	16
第 四 回 多疑生祸倩女起沉疴 邪魔作祟奶娘成新鬼	23
第 五 回 吴府举丧孟月楼守灵 幽宅有鬼周子兴丧命	29
第 六 回 只身入内宅假戏真作 黄夜闯丝房不念旧情	36
第 七 回 强行逼供小伙计交底 冒险行刺三姨太败露	42
第 八 回 烈女垂泪血溅大帅府 枭雄计穷败北遁洮南	48

第 九 回	小人得志趁乱赴奉天 大奸似忠临危得督军.....	53
第 十 回	隐名埋姓初涉风流场 被逼亮相又遇老冤家.....	58
第 十一 回	幽宅两客灯下美人来 悲歌一曲窗外有知音.....	64
第 十二 回	邪神夺花魁干戈大动 大兵逛妓院倾囊求欢.....	69
第 十三 回	空过香巢一夜风流梦 欲火难填二度赴幽境.....	75
第 十四 回	调虎离山派兵闯许宅 误入陷阱名妓遭凌辱.....	80
第 十五 回	穷兵无意独占花魁女 督军有情反生行刺心.....	86
第 十六 回	恩人命短鸩毒成新恨 仇者寿长忍痛殉知己.....	91
第 十七 回	巧用民意施威甘南县 杀一儆百立逮地头蛇.....	97
第 十八 回	奉天来电力保霍云朴 卜奎设衙难煞贺玉轩.....	102
第 十九 回	当面揭短雨亭敲边鼓 背后查访兴权逮胞弟.....	108
第 二十 回	逼兄杀弟笑煞大帅府 争雄斗气哭昏吴辕门.....	116
第二十一回	伶女堂会看呆吴督军	

	强权逼婚愁煞小桃红.....	119
第二十二回	金屋添娇老翁有艳福 乐极生悲新娘吞毒药.....	125
第二十三回	鸟困笼中人比黄花瘦 贫医妙术一诊处奇方.....	129
第二十四回	柔情缱绻夫人有外遇 疾颜厉色大帅逼真情.....	134
第二十五回	酒筵捕情人有苦难言 刑场看分尸无力回天.....	147
第二十六回	红消香损柔情成断梦 心灰念死从此遁空门.....	156
第二十七回	奉直败北运筹天泰栈 冷枪冷炮驾临山海关.....	163
第二十八回	惊悉急电吴督军归乡 忽失巨款马杏天失踪.....	169
第二十九回	怒设公堂吴俊升逞威 哭骂出台田水仙发难.....	177
第三十回	说怪真怪倏忽恩师到 疑神疑鬼梦中友人来.....	182
第三十一回	姨太下请帖风波骤起 帐房送电文狐疑顿消.....	187
第三十二回	将计就计彻夜开牌局 知己知彼雪中窥机关.....	196
第三十三回	子夜无聊吴督军灭灯 过厅有鬼女主人惊厥.....	201

第三十四回	千里遇险马杏天还乡 远路奔丧刘中秀哭灵.....	207
第三十五回	年关赴新民侦稽揭谜 夜审在囚牢奸夫招供.....	215
第三十六回	抬棺进宅惊退田恩师 掘井见尸震瘫女娇娘.....	223
第三十七回	烈火燃眉奉天变孤城 千钧一发江省骑兵来.....	232
第三十八回	出奇制胜剿郭露一手 假戏真作焚信买人心.....	237
第三十九回	祸起萧墙血案惊全宅 帘外鬼影凶手是何人.....	243
第四十回	先奸后杀谁是色中鬼 有因有证花匠露破绽.....	250
第四十一回	非杀即盗侦稽求死因 舍他疑你车夫王金山.....	256
第四十二回	督军哭稽查客大压人 名医陷囹圄有屈难申.....	262
第四十三回	吴府举丧总管布迷雾 深宅探秘花匠吐隐情.....	267
第四十四回	愁云惨雾大帅哭爱妾 冷月清辉小丫祭香魂.....	277
第四十五回	药店觅查一信泄天机 吴宅报警全案见端倪.....	282

第四十六回	长跪求情图穷匕首见 短兵相接血洒吴公馆.....	286
第四十七回	两眼茫然误入紫禁城 一语道破方知称帝心.....	292
第四十八回	周旋诸侯说得唇发黑 空忙一场痛悔肝肠断.....	298
第四十九回	作福春藕斋暗观动静 辞别丰泽园满目萧然.....	305
第五十回	一波未平古镇娶姨太 一波又起公馆出人命.....	309
第五十一回	言之凿凿侦稽立军令 狐疑重重大帅出狂语.....	317
第五十二回	内呼外应阴沟通家庙 家贼引鬼酒楼连公馆.....	323
第五十三回	楼上幽灵搜捕明湖春 窗下鬼影夜游小河沿.....	330
第五十四回	通缉日紧谭麻子在逃 风筝断线潘子良失踪.....	336
第五十五回	冤家路窄古庙捕疑人 夫妻相逢囚牢窃真言.....	341
第五十六回	月儿外逃牵肠归故土 瓶儿毙命撒手弃人寰.....	348
第五十七回	凶手现形有权反无恙 侦稽鸠毒无辜成冤鬼.....	354

第五十八回	奉天急电三姨太奔丧 皇姑遇险吴大帅猝亡.....	360
第五十九回	挥金如土奉城大举丧 死后排场江省闹路祭.....	366
第六十回	兵变败北大帅身后事 树倒猢猻小妾叹飘零.....	372

楔 子

关东草莽，乱世枭雄，人称吴大舌头。三尺侏儒，遗史千年臭。也曾刀兵剑挺，驱万马，百千貔貅。一刹间，武勇发迹，声威震辽洲。不把功与罪，丑史劣迹，喋喋不休。单说莽督军，色患无穷。坑害粉黛妙龄，空呜咽、几多悲愁？宁愿那，花下寻死，作鬼亦风流。

一阙《满庭芳》，道出了乱世枭雄，奉系军阀吴大舌头的风流故事。列位看官，你道这吴大舌头是何许人也？关东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民国时期，在黑龙江称霸一时的督军兼省长，陆军上将吴俊升。因他体短舌长，讲话唾沫四溅，吐语不清，故而人送绰号：吴大舌头！

吴俊升，字兴权。此人祖籍山东历城人氏，同治二年生于奉天府昌图县的兴隆沟。他幼年给富户放马，练得了一手骑马的绝技。十七岁时随父溯辽河北上，来到了西辽河畔的商埠小镇、古有水旱码头之称的郑家屯落脚。初时操马贩子业，后改投清兵捕盗营，始入军界。凭着吴俊升投机钻营、逢迎巴结的本领，几年之间，便由一介伙夫，升至哨长，什

长，骑兵分队长。清末民初，辽河两岸，胡匪蜂起。吴大舌头精熟骑射，征杀骁勇，在与胡匪的无数南征北战中，常为急先锋。特别是一九二一年在漠北攻剿科尔沁前旗扎萨克群王乌泰的浴血鏖战中，吴大舌头迎敌于库伦，两次受伤而死保张作霖。斯役，吴大舌头深得张作霖青睐，遂擢升为洮辽镇守使。民国十年，张作霖见吴俊升骁勇异常，将他晋升为江省的督军。在奉系军阀的诸将之中，早有所谓“七狼八虎”。吴大舌头和张作霖均在其内。张作霖为老七，人称张七爷，吴大舌头排行老二，故而人称吴二爷。在奉系元戎中，吴大舌头是仅次于张作霖的第二号人物。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吴大舌头与张作霖一并在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里丧生殆尽。吴大舌头作为反动的奉系军阀，史家对其一生功过是非，早已盖棺论定。这部小说，对此无须赘叙。众所周知，吴大舌头乃是集强悍、奸险、愚鲁、残暴于一身的大军阀。但人毕竟有七情六欲，吴大舌头也不例外。此人兴趣广泛：贪财、嗜酒、养猴、骑马、照相、看戏……其人兴趣，可谓五花八门，几乎到了无所不好的地步。在酒、色、财、气中，吴大舌头尤为“好色”！正如他在郑家屯的旧府里悬挂的两条对联：“自古名将爱良马，从来美人属英雄。”这十四个字，恰好就是这位风流督军嗜色成性的最好写照。

本书就从宣统元年吴大舌头娶亲写起——

第一回 喜庆元宵雪中娶佳人 盛筵将开偏有怪客来

宣统元年。旧历正月十五这一天。西辽河畔的商埠古镇郑家屯，天刚亮就响起了哗哗剥剥的鞭炮炸响声。

这座百年的古镇，早年由于辽河水运的畅通，舟楫穿梭，商贾云集。已成为遐迩闻名的水旱码头。吴大舌头在古镇正式设立后路巡防营以后，加之四洮铁路开通，郑家屯已成交通枢纽，古镇宛如科尔沁草原上的一颗明珠。

在古镇郑家屯东街的吴大舌头帅府门前，青石辕门上张灯悬彩。辕门前的青石官道上，花灯荟萃，鞭炮炸响。扭秧歌，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的队伍，熙来攘往，络绎不绝。就在秧歌扭得正欢，龙灯耍得正起劲时，蓦然间，危危雄踞的两扇铁皮朱漆大门忽地洞开了。从大门里雄纠纠地走出来两列戎装齐整、持枪挺剑的卫兵。随着一声长笛，兵弁们开始“静街”。熙熙攘攘的欢乐人群，都不知吴大帅府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慌慌张张地退到了辕门的外边。卫兵们持枪挺剑，在吴大帅府门前的十里长街上，十步一岗，五步一哨，顿时，气氛热烈的长街变得景象萧杀，一片寂然。大街

上的人群渐渐散尽了，远方天际涌来了浓浓的雪云。中午时分，铅灰色的天空飘扬起棉絮般的雪朵。

就在这时，只见从西边大街上，远远的出现了一队送亲的长队。前方是八盏大红纱灯引路，接着就是仿照官轿配有的执事仪仗：旗、牌、伞、扇、金瓜、钺斧、朝天镪……在由笙、管、笛、箫组成的乐队班子过后，飘落着雪尘的官道上，走来一乘十二人抬的大红官轿。鲜红绸缎的轿围上，刺绣着吉祥如意的图案：左为“百鸟朝凤”，右为“丹凤朝阳”。吴大帅府门前响起炮鞭。四十八抬的嫁妆鱼贯而至：金皮箱，银皮箱，虎皮象牙床，……在嫁妆的最后，是吴大舌头专为壮声势而订制的几块鍍金匾，那是他的商号买卖的招牌：“天合长”，“聚元春”，“万峰涌”。……大队的送亲人马，沿着卫士肃立的长街，来到了披红挂彩，红毯铺道的吴氏帅府。

大帅府里，人头攒动。古镇上的达官显宦，巨商大贾，名流士绅，女眷名媛，都恭迎在吴府前套院的碎石甬路两旁。突然一阵迎新的喜鞭响起，雕梁画栋的正厅里走出一大群贵客来。众人簇拥着一个矮墩墩的黑胖子走下青石台阶。他穿着青缎子小团花马褂，下穿肥大滚裆便裤，肩上披着一条大红的绸带，浑身喜气洋洋，满脸的皱纹都笑开了。他就是四十八岁的新郎官吴大舌头。这个马贩子出身的统领官，在古镇投军发迹以后，就建起了这座气势恢宏的三进套院帅府。今天他喜上添喜，正在迎娶他的第三位太太。

“大师！”从甬道旁迎接新人的人群里，有一位白净面皮，身材适中的商人，笑咪咪地挤过来。他就是古镇上最大

的商号，“义源大丝房”的掌柜周子兴。他既是吴大舌头的磕头弟兄，又是吴的三房姨太太的牵线人。精通世故，举止练达的周子兴，正是以这双重的身份敢于在众客面前与吴大舌头搭讪：“我周子兴今年四十多岁，平生还是头一回作伐保媒。大帅，我敢担保，这孟月楼非但生得姿容出众，而且她的人品也非常人可比。在她的老家洮南城里，是女流之中的佼佼人物。她七岁入书馆，十岁就能吟咏今古词章。到了十八岁，孟月楼已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了。古语说得好：美人配英雄。今日真是应了这句话！”

吴大舌头乐得合不拢嘴，连声“唔唔”，舌头在口里打卷。周围立时响起了一片阿谀之声：“大帅，真是艳福不浅呀！”“大帅不但战功卓越，官运亨通，今又连娶娇妻美妾。这新娶的三夫人又是这般美貌全才，真是锦上添花！”

“啧啧啧”“哈哈”……众说纷纭，喝彩不绝。吴大舌头的两只小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连说：“唔唔，我吴兴权金屋藏娇，又添美人，都是托诸位的福。唔，只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这新娘子究竟美不美，浪不浪，还要我亲眼相看一番，才知真假！”

三声喜炮响过，甬路尽头的雕龙影壁墙后，随着琴瑟鼓乐，一乘红顶长拉呢的官轿颤悠悠地抬进来。立时，院宅里的女客女眷，粉黛风流的名媛闺秀们，都蜂拥般围上花轿。眨眼间黑鸦鸦一片人影，挡住了吴大舌头的视线。女客们都眼巴巴地想一瞻这新娘子的芳容，不知吴大舌头所娶的三太太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大轿刚刚停稳，早有人将大枣、落花生之类的东西，洒在大红的地毯上。唢呐“哇啦”一响，

客人们战兢兢地簇拥着吴大舌头穿过甬路，来到桥前。只见红缎绣花的轿帘子一撩，两个伴娘从轿里搀扶下一位袅袅婷婷的女子来。大红的盖头遮住了她的脸孔。急坏无数焦盼的眼睛。那娇丽的新娘步履轻盈地沿着大红地毯走来，渐渐地近了，吴大舌头早已等不及了；他忽然抢前一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将那大红盖头掀开。顿时，院宅里立刻响起一片惊叹的啧啧声。天虽下着小雪，但新娘子孟月楼的艳丽姿容使院宅陡然生辉添彩。吴大舌头探头一看，吃了一惊。见这孟月楼生得面似芙蓉，娥眉带秀。一双水灵灵的丹凤眼，暗含娇羞。高耸的发髻，珠翠闪耀，映衬得她那满月般的白皙脸庞，越加端庄俊美。围在轿舆周围的女客女眷们，相形之下显得大为逊色。吴大舌头呆然怔住，他万没有想到这新娶的三房姨太太孟月楼，居然如此秀丽端庄。当初他的磕头弟兄周子兴提亲作媒时，吴大舌头因孟月楼家境清贫，出身低微，曾几次徘徊不定。如今一见孟月楼的丽容，真是大喜过望了！他两只色迷迷的眼睛，定定不动地盯住孟月楼，呆然发痴地站在那里。直到周子兴悄悄地在身后提醒他：“大帅，马上就要拜堂了！”吴大舌头才如梦方醒地“啊”了一声，慌忙地扯住那红绸带的一角，与孟月楼亦步亦趋地沿着猩红地毯，在众客的喝彩声里，走进了正厅。

在花园锦簇的喜堂里，吴大舌头在司仪的指挥下，喜滋滋地与那年轻娇媚的孟月楼拜过了天地。孟月楼便和几位衣饰华贵的伴娘女眷，穿过曲径回廊，来到了东跨院的新房里。吴大舌头却留在前套院里，与各界头面人物应酬着。须臾，门外有人高叫：“开筵喽——”立刻，东、西厢房里，盛

筵排开。吴大舌头正在席间兴高采烈地敬酒，不料门外忽然有人响亮地喝喊：“禀报大帅……”

吴大舌头定睛一看，门外站在落雪的台阶上的竟是他的亲信，城防守备官彭金山。这彭金山是江西人，小矮个儿大脚，走起路来一蹶一蹶的，与猴子酷肖。由于吴大舌头平生最喜好养猴子，故而对这彭金山格外青睐。吴大舌头在郑家屯设巡防营以后，就把这城防的重任统统交给了彭金山。此时他忽见彭金山浑身落满了雪尘，满脸冷汗，神情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他急忙打手势制止了彭金山，和他来到东厢的一间小客厅里，问道：“唔，他妈拉巴子，什么事大惊小怪？难道你不知今天是什么日子？”彭金山揩了揩额上的冷汗，说道：“大帅，不好了！张作霖的兵忽拉一下子从洮南开过来了！黑鸦鸦的都集聚在城外！”吴大舌头愕然一惊，忙问：“唔，啥时候开过来的？怎么预先一点风儿也没透？”彭金山说道：“昨天半夜里过了辽河，今天头晌就进了城边防地！和去年一样，张作霖的兵马一下子把咱的地盘全占了，在城外号百姓的房子，看来是来者不善！”

吴大舌头被突然的消息惊呆了，脸上的喜气倏然不见了。双眉紧紧地蹙成个疙瘩，手捋着下额的短胡髭，沉吟不语。彭金山道：“大帅，我看干脆再给张作霖来个下马威，不是我彭金山夸口，只要大帅下令，我保证让他的兵马倒退十里！”吴大舌头恼怒地瞪了彭金山一眼，摇了摇头，道：“唔，不可鲁莽！”半晌，他自言自语地说：“张作霖再也不是一年前的张作霖了！”吴大舌头脑际思绪纷纭，张作霖再也不是一年前刚刚被朝廷招抚的绿林土匪了。吴大舌头早

就是古镇的地头蛇。自从光绪末年，陶克陶胡蒙古匪股作乱以来，吴大舌头所率的后路巡防营，便奉命在辽河两岸与陶匪进行旷日持久的浴血鏖战。在广漠的沙漠瀚海，吴大舌头的骑兵几经苦斗，但终不敌精锐的蒙古铁骑。徐世昌督理奉天以后，决定启用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他想借用这支土匪武装以毒攻毒。徐世昌命张作霖从辽南来古镇郑家屯，准备由张接替吴大舌头的后路巡防。张作霖的到来，无疑给以“铁骑劲旅”自诩的吴大舌头一个响亮的耳光。吴俊升以清兵正宗自居，根本不把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放在眼里。因此就在张作霖亲率前路巡防的兵旅，长途跋涉数百里，辗转来到辽河边上古城郑家屯时，吴大舌头就下令彭金山，将古城的四门紧闭，把张作霖的兵马阻隔在城外，困在连天的淫雨之中。吴大舌头当时心里好笑，你张作霖人生地不熟，即便你是支强龙，也难压我这地头蛇！就凭我吴兴权都不是蒙古鞑子的对手，谅你张作霖前路巡防的兵力，也势必在陶克陶胡面前败北。

吴大舌头心烦意乱，在地上烦躁地兜圈子踱步。他没有想到，这一年光景张作霖顶着漠北的漫漫风沙，驱马征杀，和蒙古首领陶克陶胡展开了艰难的鏖战。龙王庙一战，张作霖手刃巴塔尔于龙山。陶克陶胡败北后，仓皇地窜入茫茫沙漠瀚海。张作霖一双狐眼盯住他不放，率兵追撵八百里，终于在索伦山谷的峰峦雪谷之间，击毙了白音，将陶克陶胡赶出国境。如今张作霖再也不是一年前被自己冷落在郑家屯城外的异乡客了。张作霖分明已是屡战屡胜，三次受到奉天督军嘉奖的先锋官了。吴大舌头心中疑惑不安，他不知张作